



春秋左氏傳  
九

定公  
哀公

共十

□ 12  
1772  
10 正







春秋卷第二十五



左氏傳

定公<sub>下</sub>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

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  
鬪言無曰顏高之弓六鈞  
顏高魯人六斤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



人弱弓類高無弓故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

斃子鉏齊人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頰高偃什且

射善顏息射人中眉顏息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

也矜以自師退舟猛偽傷足而先猛魯人其兄會

乃呼曰猛也殿見會公至自侵齊○二

猛不在列詐言公侵齊攻廩丘之鄆主人焚衝

月公侵齊車衝戰或濡馬褐以救之馬褐遂

毀之鄆主人出廩丘人師奔魯人陽虎偽不見

舟猛者曰猛在此必敗陽州之役猛先歸猛逐

之逐廩丘人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言皆客

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苦越陽州之役獲焉

名之曰苦夷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

陽州○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討

翩之黨四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

以定王室邑皆周地○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

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

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獻子士鞅

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

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



不如待之

姑且留待

樂祁歸卒于大行

大行地士

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州晉地為

明年宋公

三月公至自侵齊○曹

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

西鄙公會晉師于瓦

瓦地 高張伐我西鄙

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文子荀寅也禮卿執羔大夫執鴈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

公至自瓦○秋七月

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

侵鄭遂侵衛

士公趙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鄭地趙簡子曰羣臣誰

敢盟衛君者

前年衛叛晉簡子欲推辱之衛人請執牛耳

涉佗成何曰我能

盟之二子晉大夫晉大夫請晉自以當

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比言衛小可將軟涉佗按衛侯之手及挽



辟捉也挽同腕掌臂交曲處按之上及於腕

衛侯怒王孫賈趨進賈

夫大曰盟以信禮也信猶明也

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

是事而受此盟也

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

衛侯欲叛晉而

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

詬語之也

詬取也

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

從焉

我從大夫所立

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

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

質

為質於晉

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

敢不皆負羈紼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

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

欲以激怒國人公

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

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

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

焉

叛晉見伐病而後納質

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

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

牢報伊闕也

桓公周卿士六年鄭伐周闕外

遂侵衛

葬曹

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

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曲濮地從祀

先公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不日季寤桓季命而由陽虎故不書禘又不由公公鉏極桓子彌魯孫公山不狃皆不

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氏庶子叔

仲志不得志於魯志叔仲孫故五人因陽虎陽虎

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以叔孫輒更叔

孫氏代武已更孟氏代陽虎自冬十月順祀先公

而祈焉祀取媚辛卯禘于盜竊寶玉大

僖公退僖升閔懼於僖廟

弓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壬辰將享季氏于蒲

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邑之成宰

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

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

孟孫以壬辰為期處父期以陽虎前驅林楚御

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越弟將如蒲

圃桓子咋謂林楚咋音乍曰而先皆季氏之良

也爾以是繼之楚欲使林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

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徵名桓子

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



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  
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為築室於門外

孟氏支子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

闔門季孫既得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

公與武叔武叔孫不以伐孟氏公歛處父帥

成人自上東門入魯東城與陽氏戰于南門之

內弗勝又戰于棘下地名陽氏敗陽虎說甲如

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

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

死何暇追余虎將殺季氏今得脫從者曰嘻速

駕公歛陽在陽即處父公歛陽請追之孟孫弗

許陽欲殺桓子欲因亂討季孟孫懼而歸之季

氏強不敢殺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子

季寤辨編也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

# 九年春王正月○鄭駟歛嗣子大叔

春鄭駟歛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

私造刑法書於竹簡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

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加猶益也言鄧析制刑

責不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



忠也形管女史所執言此故用其道不棄其人

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

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

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夏四月戊申

鄭伯蠆卒

蠆作公蠆

得寶玉大弓

夏陽虎歸寶玉

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

獲謂用器物以有獲若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

萊門陽關邑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

三加必取之三加兵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

臣嘗為隸於施氏矣絕國嘗為魯大夫施氏臣事在成十七年魯未

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大國晉也而

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動齊師也齊師罷

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

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

求容於齊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

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

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

之車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乃因諸西鄙盡借邑人

之車反已故詐以東為願者鐃音挈刻也欲絕追



以麻縛刻處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葱靈輜追

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

氏仲尼曰趙氏

其世有亂乎

# 六月葬鄭獻公○秋

## 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晉地諱伐盟主以次告

儀為衛討也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無存

取婦之為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國齊

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東郭書讓登讓衆使

登先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

而後下下入城也約使登城人書左彌先下從書

遂彌言左行彌書與王猛息戰訖共猛曰我先登

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斂甲起欲擊猛

言登之先是又難也言登之先是又難也猛笑曰吾從子如駮之斬

斬車中馬也言已從晉車千乘在中年救夷儀

地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齊侯在五氏衛

龜焦兆不成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

其半敵矣衛侯怒晉甚不復顧乃過中牟中牟

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圃衛舊大夫晉

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



其帥又賤帥城謂東郭儀也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

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糕媚杏於衛齊三邑皆齊西界齊侯

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暫憤而衣

狸製暫白也憤巾也製裘也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

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言與我若

夷儀人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令

乃得其尸公三縱之與之犀軒與直蓋犀軒與直蓋

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君方為位

秦伯

高蓋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親推之三齊侯自推喪

# 卒○冬葬秦哀公

##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平前八年再侵齊之十年春

及齊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公穀

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

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

志焉萊人齊所滅萊夷也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

之萊人兵擊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



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  
 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  
 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  
 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  
 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無還魯曰  
 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  
 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  
 聞焉典故舊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  
 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象犧尊象尊嘉樂  
鐘磬言禮器不出國  
門嘉樂不  
合原野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絜

稗也稗穀不成者稗草似穀者  
言享不具禮穢薄若絜稗用絜稗君辱棄  
 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  
 其已也乃不果享

孔子知齊侯懷  
詐故以禮距之

公至自夾谷○晉

趙鞅帥師圍衛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  
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

氏邯鄲晉地午邯鄲  
大夫寒氏即五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燿午

散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  
 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  
 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



左右皆至而立如植其徒皆至而立如植木然

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

涉佗成何手按衛侯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

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

謂棄禮必不鈞言不得與人等詩曰人而

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齊人來

歸鄆謹龜陰田

田上穀有之字。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叔孫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

不可藐叔孫成子立之而率公南使賊射之不

能殺公南叔孫家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郕宰

公若藐武叔既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

其圍人曰武叔之吾以劔過朝公若必曰誰之

劔也過郕邑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

之末則可殺也偽為固陋不知禮使如之公若

曰爾欲吳王我乎刺吳王遂殺公若侯犯以

郕叛犯以不能副武

武叔懿子圍郕弗克

秋叔孫州仇仲



# 孫何忌帥師圍郕

師復圍郕弗克叔

孫謂郕工師駟赤

工師掌工匠之官

曰郕非唯叔孫氏

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

水卒章之四言矣

唐風揚之水卒章曰我聞有命

叔孫稽首

受己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

可矣無所服事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

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郕人為之宣言於郕中

詐為齊使言也曰侯犯將以郕易於齊齊人將遷郕民

謂易其人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

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郕也而得紓焉何必

此言以郕民易齊人與郕無異勝於守郕為叛人所殺齊人欲以此偪魯

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

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

觀郕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郕人大

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偽為侯犯

射郕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許之人

駟赤先如宿故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郕人閉之

閉其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

若誅之誅責也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



物吾未敢以出也物識也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

數數相付甲以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

致郕名薄致其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使樂大心盟于

也也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

且逆子梁之尸巢向戌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明子

樂祁之子樂祁之子溺右師子明族曰吾猶衰經而子擊

鐘何也念其無同逆父喪因右師曰喪不在此故

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已

也也明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

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宋公子地

無疾乃逐桐門右師傳本在前年春

出奔陳地公作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

白馬四公嬖向魍魎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

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懼將走公閉

門而泣之目盡腫毋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

而獨卑魍亦有頗焉有所偏頗子為君禮禮君也不過

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

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廷欺也吾以國人出



君誰與處國入言衆之所望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

于安甫安甫公作安甫地名叔孫州仇如齊

武叔聘于齊謝致也齊侯享之曰子叔孫呼叔孫而告之

若使邠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

故敢助君憂之德叔孫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

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以為也敢以家隸勤君之

執事謂侯犯也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

宋公之弟

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暨下公穀有宋字

暨仲佗石彊出奔

陳佗仲幾子彊褚師段子皆宋卿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

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

叛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入蕭則叛

不可知故秋樂大心從之公從不書叛

冬及鄭平叔

還如鄭泣盟

還叔弓曾孫也平六年取叛晉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

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墮音鱗仲由為季氏宰

子路由將墮三都

衛公

孟彊帥師伐曹

彊子孟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邑曹還滑羅殿

夫未出不退於列未出曹竟羅不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也猛厲也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



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

二子魯大夫仲尼時為司寇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

子奔齊不子

叔孫

遂墮費

秋大雩○冬十月癸

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齊公作晉盟之終結

十

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

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

至自圍成

國內而書至者成疆若列國將與動大眾故出入皆告廟

人必至于北門

成在魯北竟故

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

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

公圍成

弗克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

葭

穀無衛侯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鄭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



可邴意茲曰可

大意茲齊大夫

銳師伐河內

河內地傳必

數日而後及絳

晉傳告

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

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

以示

薄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

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

之駕也寡人請攝以已車攝代衛車乃介而與之乘驅

之或告曰無

晉師乃止

夏築蛇淵囿○大蒐

于比蒲

夏蒐非時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

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荀寅下公有及字○吉射士鞅子趙鞅書叛著其不由君命專止與兵之罪晉趙鞅

謂邴鄆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

許諾邴鄆十年趙鞅圍衛衛人貢五百家置邴鄆今欲徙著晉陽趙鞅邑歸告其

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邴鄆

邴鄆故與邴鄆親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



謀之

侵齊則齊當來伐邯鄲  
偽若懼齊而徙晉陽

乃如之而歸之于

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

不察其謀謂午  
不用命故囚之

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

說同脫涉  
賓午家臣

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

二三子唯所欲

立

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  
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

遂殺午趙稷涉賓

以邯鄲叛

午稷趙

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

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

寅子  
娶吉

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

作亂攻  
董

安于聞之

安于趙  
氏臣

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

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

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

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

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

臯夷范  
氏側室

梁嬰父嬖於知文子

文子荀躒

文子欲以為卿韓

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

惡

襄子魏舒孫曼  
多昭子士吉射

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

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

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

為盟  
書沈

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

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



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  
知為良醫  
魯昭十年彊奔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  
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  
韓魏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  
也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  
也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  
也鞅入于絳盟于公宮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  
也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  
也國盍以其先殺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  
也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殺之是安于

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  
也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  
也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  
莫同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  
也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  
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趙氏廟也殺安于本在明年春薛  
**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



# 趙陽出奔宋

下衛公毅作晉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

其家退見史鮪而告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

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

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鮪曰無害

子臣可以免言能執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

同之言尊卑成也驕其亡乎成文富而不驕者

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成必與

焉與禍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成以其富

也公叔成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夫

人愬之曰成將為亂十四年春衛侯逐

公叔成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成來奔

## 二月

### 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

### 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二月公作三月公作牂音滅頓子牂

欲事晉背楚而絕

陳好二月楚滅頓

### 夏衛北宮結來奔

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叔成之故也

### 五月於越敗吳子



攜李吳子光卒

攜公作醉。吳伐越。五年。

于攜李

勾踐越王

勾踐

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

禽焉不動

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

使罪人

三行屬劍於頸

注以劍

而辭曰：二君有治

治軍臣

奸旗鼓

犯軍

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

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

靈姑浮以戈擊闔廬

姑浮越大夫

闔廬傷，將指取其

一履

傷其足，大指

還卒於陘，去攜李七里。夫差

使人立於庭

夫差闔廬嗣子

荀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

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公會齊侯衛

侯于脾上梁之間

脾上梁，謀救范中行氏。齊魯

侯于脾上梁之間，即牽謀救范中行氏。

故助范析成，鮒小王挑甲率狄師以襲晉。

夫范中行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

鮒奔周，成鮒小王挑甲入于朝歌。秋，齊侯

宋公會于洮

洮，曹地。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

天王



使石尚來歸服

魯未嘗助祭歸服之非禮也石尚天子書天玉止此

衛

世子蒯瞶出奔宋衛公孟彊出

奔鄭

靈公無道蒯瞶不子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衛侯為夫人南

蒯瞶獻孟子齊過宋野

孟邑名就野人歌之曰

宋朝父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婁豬求子豬得壯則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速大子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

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

啼而走曰蒯瞶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

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大

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

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

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紿余

死諺曰民保於信吾

宋公之弟辰自

以信義也使義可信不必信言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子來



會公

會公于比蒲不用朝禮故曰會書蒐止此

城莒父及霄

公叛晉故懼而此城二邑年無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

文關 ○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

鄭助范氏故并敗

之師于百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益子貢觀焉邾子執王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孔子子貢曰

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嘉事朝禮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鼯鼠食郊牛牛

死改卜牛 ○ 二月辛丑楚子滅

胡以胡子豹歸

吳之入楚也 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



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

夏五

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宮名書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鄭罕

達帥師伐宋鄭罕達敗宋師于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于蘧擘謀救邾子來奔喪秋

七月壬申妣氏卒

人不赴且不祔也

朝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

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



克葬戊午日下是乃克葬

是穀作  
纓○乃  
緩辭譏  
臣子緩

慢也葬定公兩不克襄

辛巳葬定之姒

辛巳月十

事禮也襄成也說見宣八年

三日有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冬城

劉啟曰左氏非也姒氏非夫人書葬定姒宜矣何足以見不成喪乎

漆其邾冬城漆書不

時告也實以秋城冬乃告廟

# 春秋卷第二十五

## 春秋卷第二十六

### 左氏傳

#### 哀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

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之封元年春楚子



圍蔡報柏舉也

在定四年

里而裁

築圍壘周匝去蔡城一里

廣丈

高倍夫屯晝夜九日

夫猶兵也

如子西之素

子西本計為壘

當用九日而成

蔡人男女以辨

男女各別條累而降

使疆于江汝

之間而還

蔡權聽命故還

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楚既還蔡人更

叛楚就吳為明

○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攜李也

年蔡遷州來傳

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

會稽山名

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

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

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

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

有仍緡氏女

生少康

焉為仍牧正

之牧官長

碁澆能戒之

碁毒也言以澆為毒害而能戒

之備澆使椒求之

之椒澆

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

其害

之虞舜後諸侯庖正掌膳羞

虞思於是妻之

以二姚

之虞君此以得除已害

而邑諸綸

綸虞

有田一

成有衆一旅

為方十里

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

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澆

女艾少

使季杼誘

殪

季杼少康

遂滅過戈復禹之績

過澆國祀夏

祀夏

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

將豐之不亦難乎

言與越成是使越

勾踐能親

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



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

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已食消也姬之衰也日可

俟也計日而待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

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

財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謂吳宮室

廢壞當為汙池為二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

書吳不告慶

越不告敗也

#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

## 夏四月辛巳郊

郊牛下穀有角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

邯鄲圍五鹿

救趙稷也五鹿晉邑

#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侯

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

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魯師不書非公命

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

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都邑

公而進左當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

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

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



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啟於兵暴骨如莽莽草莽然故曰草莽而末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懼使過而改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

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器不彤鏤形

也鏤官室不觀觀臺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

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

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率

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

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

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

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

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

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仲



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

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濼東

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

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句繹邾地書盟此二年

春伐邾將伐絞

絞邾邑

邾人愛其

土故賂以濼沂之田而受盟

夏四月丙

子衛侯元卒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南子靈公曰余無子將立女

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郚不足以辱社稷君其

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

禮孤卿特揖大夫

三君命祗辱

言立適當與外內同

夏衛靈公卒

夫人曰命公子郚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郚異於

他子

言用意不同

且君沒於吾手

言靈公沒時我在其左右若有

之郚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

輒在子輒出

乃立輒



滕子來朝

諸侯來朝此止

晉趙鞅帥師納

衛世子蒯聵于戚

蒯聵得罪於父輒以子拒父晉於亂矣書帥師納于戚見其見敵於衛亦

以著輒與國人之罪也

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

宵迷

夜行迷路

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統

絕音問

八人表經偽自衛

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秋八月甲

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

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公作栗。鐵丘名在戚城南。秋八月齊人輸范氏

栗鄭子姚子般送之

子姚罕達

士吉射逆之趙

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

罕駟兵車先陳

設旆軍前為軍容與罕駟自

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

戰會合

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

始爰謀爰契我龜

樂丁晉大夫詩言先人事後卜筮

謀協以故

兆詢可也

故兆言不須更卜詢衆可得也

簡子誓曰

范氏中行氏及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



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

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

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千里有百

四士田十萬十萬畝也庶人工商遂得遂人臣隸圉

免去厠志父無罪君實圖之志父簡子一名也

賞其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

棺之重數大夫一重素車僕馬以載無入於兆兆葬域下卿

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為右

郵無恤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

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怯子良即王良

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

死於牖下畢萬晉卿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

趙羅宋勇為右三子晉大夫羅無勇麋之麋束縛也

不能乘車故麋之車上吏詰之御對曰疇作而伏衛大子

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康叔文王子

大烈祖康叔文祖襄公蒯聵襄公之孫鄭勝亂從勝鄭

名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

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

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上言士

傷損此謂已之身命不敢私請佩玉不敢愛不敢愛故鄭人擊



簡子中肩斃于車中也獲其蠶旗名旗大子救

之以戈鄭師北獲温大夫趙羅羅無勇故鄭雖北猶獲羅大

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

矣傳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傳使簡子屬也

言知氏將為難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尤稅焉范氏臣趙

氏得而獻之趙氏之衆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

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稅及鐵之戰以徒五

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

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姚般子般前

列多死晉前列趙孟曰國無小言雖小國射既戰簡

子曰吾伏弑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功為上

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

良曰我兩鞞將絕吾能止之止使絕我御之上也

駕而乘材兩鞞皆絕材橫木細小者乘小木而鞞絕示其將絕之驗

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

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

四馬止書遷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

衆知之元年蔡請遷于吳蔡侯告大夫殺



公子駟以說以不時遷罪駟哭而遷墓將遷與先君辭故哭冬蔡遷于州來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

圍戚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夏四月甲午地

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夏

月辛卯司鐸火司鐸火官名踰公宮桓僖災桓公僖公廟救火者皆曰顧府言常人愛財南宮敬叔至命周人

出御書俟於宮周人司周書典籍之曰龙女而

不在死言具汝所職有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

禮書景伯子服何也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

人乘馬巾車脂轄乘馬使四四相百官官備府

庫慎守官人肅給整肅供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鬱攸

濟火氣濡物於水出用為蒙葺公屋以濡物冒自

大廟始外內以悛悛次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

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乘車

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象魏門闕命救火者

傷人則止財可為也不欲重財命截象魏周禮



縣法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

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槐富父終生之

備兩責辦猶拾於是乎去表之後瀋汁也言不

積道還公宮開除道無相連孔子在陳聞火曰

其桓僖乎言桓季孫斯叔孫州仇帥

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

師城啓陽啓公作開魯黨范氏故宋樂髡帥

師伐曹大劉氏范氏世為婚姻劉氏周卿夫萇弘事劉文公大為屬故周與

范氏也與黨趙鞅以為討

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秋七月丙子季

孫斯卒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正桓子

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季孫

率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

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

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

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夫共劉魯大

子生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者討殺召正常正常不反



畏康也子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獵子公駟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

黨之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邾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

一月趙鞅殺士臯夷

惡范氏也殺其族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

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二月公作弒公穀作弒三月

也陸德明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蓋言懲人而卒昭侯而射之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以

矢自守文之錯後至大錯夫曰如墻而進多而殺二人如並錯執弓而先翮射之中肘錯遂殺之



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邾子無道於其人以故稱執

夏蔡殺其

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霍即也

晉人執

戎蠻子赤歸于楚

蠻公作曼○書晉人罪之也歸于楚也者猶曰京師楚夏也書執止此

楚人既克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馭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

繒關

三子楚大夫負函繒關楚地致之者會其衆也

曰吳將沂江入郢

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

一昔一夜梁霍皆蠻子邑

偽辭備吳

赤奔晉陰地

陰地河南山北自雒以東至陸渾

司馬起豐析與

單浮餘

狄戎

楚司馬馭也豐析皆楚人及戎狄

以臨上雒左師軍

于菟和

菟和山名

右師軍于倉野

倉野地名

使謂陰地之

命大夫士蔑

晉大夫守陰地者

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

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

命

少習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

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

國未寧

時有范中行之難

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



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詐蠻子

且將為之卜卜城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

以昇楚師于三戶楚地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

以誘其遺民楚復詐為蠻子作邑立其宗主而盡俘以歸城

西郭

魯西郭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公作諸社侯有

之所國以戒亡國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故亂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

頃公

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

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邑臨晉

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趙以慶國夏伐晉取邢

任欒鄆逆時陰人孟壺口八邑會

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柏人晉邑弦施與鮮虞會

五年春

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

諸昭子使為柏人為柏人宰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

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



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入張柳朔謂其子爾

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死節吾不可

以僭之遂作毗公夏齊侯伐宋

死於柏人城毗魯地毗

○晉趙鞅帥師伐衛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

中年助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范氏故也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燕姬景公夫人諸

子鬻姒之子荼嬖鬻姒景公妾諸大夫恐其為大子

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

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

於無君言羣臣無憂虞得間暇則又公疾使國

惠子高昭子立荼昭惠子國夏張真

羣公子於萊齊東鄙邑秋齊景公卒冬叔還如

齊○閏月葬齊景公冬十月公子嘉

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萊人歌

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

乎師乎何黨之乎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謚

蓋葬後為此歌哀羣公子失

春秋左傳卷二十六 哀公 十四



卷三十一

所得言公死而不得與葬齊有三軍之事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

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墜  
子產子國參也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

皇命以多福

六年春城邾瑕

瑕公作葭止地此書城

晉趙鞅

帥師伐鮮虞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

陳

吳伐陳復脩舊怨也元年未得志故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

父陳盟昭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陳齊

乞偽事高國者

高張國夏受命立茶故乞欲害之

每朝必驟乘

焉所從必言諸大夫凡所從行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

也需疑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又謂諸大夫

春秋

卷三十一 哀公

十五



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鮑孫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高國敗也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嬰子圍施不書非卿晏

### 叔還會吳子相○秋

## 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

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

如死前已敗於柏舉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棄陳盟逃吳仇死一

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

亦不可則命公子啓申子西啓子五辭而後許

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大冥陳地

吳師在子閻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

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

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

立之而後還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也是歲也有雲

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



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君象妖氣守之故  
不及若崇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  
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  
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崇初昭王有疾卜曰  
河為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請即楚郊王曰  
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竟江漢睢漳楚  
之望也四水在楚界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  
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  
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  
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 ○ 八月齊邴意齊  
率常可矣言信出已則 茲來奔高國

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荼公作舍○陽生不稱公子誅陳僖子使召公  
子陽生僖子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且于齊公  
南郭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  
與子乘之畏在家人聞其言故欲出萊門而告  
之故魯郭闞止知之先待諸外闞止欲陽生去  
公子曰事未可知及與壬也處使闞止歸與其



子共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陳氏得

人知而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子士母與饋者

皆入令陽生隨饋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盟諸

鮑子醉而往鮑子其臣差車鮑點差車主曰此

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

之命也見其醉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

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茶也景公嘗銜繩為

齒悼公稽首悼公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

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已可為君若我不可不必

亡一公子公子自謂也恐鮑義則進否則退敢

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

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胡姬

妾也賴齊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

竇之丘三子景公嬖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朱毛

夫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

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

曰君舉不信羣臣乎舉皆以齊國之困困又有

憂內困饑荒少君不可以訪訪不可是以求長君

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

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



殺茶謂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葬諸及冒淳駘齊邑及冒淳地名毛恐生變殺茶於野次經書秋者記始事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

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七年春宋師侵

鄭鄭叛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晉師侵衛衛不

服也夏公會吳于郟夏公會吳于郟吳來徵百牢子服景

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

宋得百牢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

年一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

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

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

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天

以為天之數也故制禮象之今棄周禮而曰

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



棄天而背本違周為不與必棄疾於我放棄凶

擊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

宰嚭曰國君道長言君長大而大夫不出門此

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畏大國故不

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言

包藏不可量度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

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仲雍大斷髮文身羸

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言其權時制宜以

反自鄙以吳為無能為也秋公伐邾八月己

不能霸也

# 晉入邾以邾子益來

他國言歸於魯季康子欲伐邾

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

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大國伐小國

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

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惡猶安

有賢如景伯而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

者萬國諸大夫對也諸侯今其存者無數十焉

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言

時諸侯相攻伐故晉亡今背魯德如邾而以衆



加之可乎不樂而出蓋諸大夫皆以不能秋伐

邾及范門邾郭也猶聞鐘聲邾不大夫諫不聽茅

成子請告於吳成子邾大夫不許曰魯擊柝聞於

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

不足言足以成子以茅叛茅邾師遂入邾處其

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繹邾師宵掠以邾

子益來益邾獻于亳社以其亡國囚諸負瑕負

瑕故有繹負瑕魯邑魯前得繹民使邾茅夷鴻

以東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

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辟陋以陵我

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

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鄆行鄆行秋而背之

成求而不違言魯成其所四方諸侯其何以事

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貳敵邾賦六百乘

君之私也為私以私奉貳唯

君圖之吳子從之為明年吳

#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

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桓謚即冬鄭師救曹

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

哀公二十一年



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振鐸曹始祖旦而求之

曹無之無所謂公孫彊者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

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弋繳射也曹鄙

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

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

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

晉而奸宋奸犯也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

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邢宋取曹五邑築城於近郊

#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

伯陽歸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

待之曹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命反之遂

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我直言伐我者兵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

孫輒定十二年齊後自齊奔吳叔孫輒對曰

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伐之必得志焉退而

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

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

而伐本國則可死其難所託也則隱若已雖不奔命猶

哀公 二十二



為之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君子去國不以私怨

廢其好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

使子率師先謂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張子

輒也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魯言

平時雖無黨急則必有共其患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

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

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

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初武城人或有因於

吳竟田焉僑田拘鄆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

水滋鄆人亦僑田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

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

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為武城宰澹臺子

為魯患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

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

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魯地公賓庚

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魯大夫

望也同車見獲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

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微虎魯私屬徒七百人

三踊於幕庭於帳前設格率三百人有若與焉



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孔子弟子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

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

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

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在宣十五年猶無城

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

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

載造於萊門以言不見從故負乃請釋子服何

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釋舍

人欲留景伯為質於吳復求吳王以交質吳不欲故兩夏齊人取

止吳人盟而還吳夷也

# 謹及闡

闡公作僂後洞○不書伐兵齊悼未加而魯與之邑闡魯地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

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魴侯康子叔父女言其情弗敢

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謹及

闡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歸邾

○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

# 子益于邾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

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子餘大因

諸樓臺楸之以棘楸擁也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



為政

桓公

秋七月○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齊閭

丘明來涖盟

盟間丘明嬰之子且逆季姬以歸嬖

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

有馬千乘使為

也君公子愬之

愬於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

潞以察之

潞齊邑若無之則分室以行若其有罪

半聽其

若無之則及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

一行

留其從者使以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

以入遂

殺之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

卒○齊人歸讙及闡

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

嬖故也

九年春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

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

進受命於君為十年吳

王二月葬杞僖

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



**丘**  
書取覆之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  
武賸罕達也請外取許之  
於他國故圍

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  
徙舍壘二月甲戌  
舍壘成輒

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  
子賸也夏楚人伐

死以郊張與鄭羅歸  
鄭之有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秋  
吳城邦溝通江淮宋

公伐鄭  
宋公伐鄭水適火  
占諸史趙史墨史龜

皆晉史龜曰是謂沈陽  
水故沈可以興兵  
兵陰

可敵宋不吉  
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  
盈與

乃行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  
名位敵不可干也水  
二

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  
既盈

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  
坤上之需  
乾下

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  
宋鄭為昏姻



為微子後今卜得社祿也若帝乙之元  
帝乙之卦故宋吉  
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冬十

月○

冬吳子使來微師伐  
齊反與魯謀伐齊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十年

春邾隱公來奔齊  
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

公會吳子邾子

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郟  
郟音息齊地邾師不書兵并屬吳不列諸侯

三月戊戌齊侯

陽生卒

以疾赴故不書弒

齊人弒悼公赴于師  
以說

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承吳大夫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

曰吾卜於此起兵  
謂往歲卜利以事不再令卜

不襲吉  
襲重也

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  
齊地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五月公至自伐齊○葬



齊悼公○衛公孟彊自齊歸于

衛書歸納也

薛伯夷卒

公夷作寅

秋

吳子使來復徹師齊

未得志故

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

師伐陳吳救陳

書救此冬楚子期伐陳即陳故吳延州來季子救陳

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二君吳楚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十有一年春齊為郟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

及清地清齊季孫謂其宰冉求冉求魯人曰齊師在

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

諸竟一子季孫二子孫孟孫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

間又欲使二子從公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

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

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羣室都邑居家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



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

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侯於黨

氏之溝黨氏溝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

有遠慮小人何知小人稱懿子強問之對曰小

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子所問非武叔

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

右師洩孟懿子顏羽御邴洩為右二子孟冉求帥

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樊遲魯人孔季孫曰

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有子冉求言須季氏

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

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南門也五日右師從之五日

言不公叔務人即昭公為見保者而泣保守曰事

充煩錄政重賦稅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

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

師自稷曲郊地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

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如之衆從之師

入齊軍冉求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

二陳齊孟之側後入以為殿之側孟氏抽矢策

其馬曰馬不進也伐善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

魯不狃曰誰不如誰言我不走曰然則止乎不狃



曰惡賢言止戰惡足為賢皆無戰志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

十舟求得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舟有請從

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

賢於邴洩子羽銳敏子羽顏羽銳敏言欲戰我不欲戰而

能默心雖不欲口不言奔洩曰驅之言驅馬公為與其嬖

僮汪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

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童舟有用矛

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轅頗初轅頗

頗出奔鄭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內田

悉賦之有餘以為已大器大器鐘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

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股脯焉糗乾飯股音段捶脯

也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

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其不從而先見逐也五月

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

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

國書艾陵齊地書此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博贏邑中軍從王



軍中 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

右軍 三將吳大夫 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

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 子書

也 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 相勸厲致死也 桑掩

胥御國子 國子 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

夏命其徒歌虞殯 禮殯而奠反日中而虞蓋以啓殯將虞之歌謂之虞殯

陳子行命其徒具舍王 子行陳逆也具舍王亦示必死 公孫揮

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 公孫揮齊大夫約繩也八尺為尋吳髮短

貫其首 欲以繩貫其首 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 三戰儀五氏

與 今與 使問弦多以琴 弦多即齊弦 曰吾不復見子

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 鼓以進軍

金以 退軍 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

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

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公以兵從 故以勞公 將戰吳子呼叔孫 叔孫州仇 曰而事何也

對曰從司馬 從吳司馬所命 王賜之甲劔鉞曰奉爾君

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 子貢衛人故稱衛賜 曰

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

歸於齊也 元首也 寘之新篋製之以玄纁 製音尉薦也 加組

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



國言天識不善故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

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

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諫曰越在我心腹

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吳欲得夫其柔服求

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

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

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

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

邑顛越不共從橫不承命者是商所以興也今

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子胥為王

齊使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傳終及役王聞之

使賜之屬鏹以死艾陵役也將死曰樹吾墓櫛

櫛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

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

勝大禍也齊

至無日矣

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冬衛大叔疾出奔初疾娶于



宋子朝其娣嬖女所娶子朝出奔孔文子使疾

出其妻而妻之其女子孔圍以疾使侍人誘其初

妻之娣寘於犂犂衛邑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

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

州人奪之軒以獻州外州衛邑疾或往淫恥是二

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遺疾弟孔姑文疾

臣向魍魍為宋向魍臣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城鉏宋邑宋公

求珠魍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出在十年城鉏

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鄭

葬於少禘巢鄭少禘皆衛地初晉悼公子慙亡在衛使

其女僕而田田僕御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懿子

儀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大悼子即位故夏戊為

大夫夏戊悼子之甥悼子亡衛人翦夏戊翦削其爵邑孔文

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

則嘗學之矣胡簋禮器名夏甲兵之事未之聞

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

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

也度謀也將止仲尼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直書之者以季孫欲以田賦賦丘



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

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三發問率曰子

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

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

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

也賦若不足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

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

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

田賦田賦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夏五月昭夫人孟子

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諱娶同姓故謂死不

赴故不稱夫人不及哭故不言葬小君以同姓

其夫孔子與吊適季氏季氏不統故不成

放經而拜孔子以不統亦去其經公會吳

于橐臯橐臯吳地公會吳於橐臯吳子使大宰

嚭請尋盟尋盟尋節公不欲使子貢對

曰盟所以周信也也周固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

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

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

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重也寒歌也乃不尋盟



#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鄭公作  
運○鄆  
地吳徵

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于行人

子羽子羽大夫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

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子木大夫國無道必棄

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

無不標也標擊也國狗之瘳無不噬也國狗猶家  
狗瘳狂也

而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鄆公及衛侯宋皇

瑗盟盟不書畏  
吳竊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

藩籬其館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

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侯伯盟主以相辭也各以禮  
相辭讓

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苦也子

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賂吳語及衛故大宰

詰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

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

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

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

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

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詰

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學為吳  
人方音子之尚幼



孫彌之公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

**宋向**

**巢帥師伐鄭**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王暢岳戈錫凡六

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之俱棄及宋平元之

族自蕭奔鄭五年十鄭人為之城岳戈錫平元

族之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

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

**十有二月螽**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

後蟄者畢在今十月今火猶西流司歷

過也置實今之九月尚溫故有螽不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

**師于岳**

十三年春宋向魍救其師救前年鄭子賡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魍

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岳獲成謹

部延二子宋以六邑為虛地**夏許男成**

**卒**

成作公成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地名。其言及吳子者，會兩夏公會單伯之辭，不書盟諱之也。書會止此。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書平公周卿士不忍書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

吳秋公至自會。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道疇無餘，謳陽

自南方。大夫越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泓水，彌庸見姑蔑之旗，越地。曰：「吾父之旗也。」故姑蔑人得其所獲，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

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殺以絕口。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爭歃血，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後故為長，伯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伯為侯，趙鞅呼司馬寅。寅，大夫。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鞅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勝者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



國為敵 所勝 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

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

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

伯方 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侯長 自王

以下朝聘王帛不同故敵邑之職貢於吳有豐

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

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敵邑將改職貢魯

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若吳以魯見晉 則將

半邾以屬於吳半邾三 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

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

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 將囚景伯景伯曰

何也立後於魯矣何景伯名言已 將以二乘

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戶牖謂

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

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

會祝宗將曰其實然言祝宗將告神吳人 且謂

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詬言於

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適名為 不如歸之乃歸

景伯吳申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叔儀吳大

大夫舊 曰佩玉繫紱余無所繫之繫音藥佩垂

春秋

哀公

三十八



飾備已獨旨酒一盛号余與褐之父睨之一器

無所佩賤之人言對曰梁則無矣梁精也麤則有之

但得寒視不得飲軍中不得出糧

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故為私隱庚西

北方主穀癸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不以

會黃大宰嚭曰可勝也池故晉魏曼多帥師

而弗能居也地遠乃歸

侵衛公無曼葬許元公○九月螽

○冬吳及十有一月有星孛于

越平

東方○盜殺陳夏區夫區公作十有

二月螽季孫不正歷失閏此年又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麟仁獸聖

我之孔子作春秋感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

其不祥而遂絕筆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大野在魯西車以為不

祥以賜虞人仲尼觀

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 春秋卷第二十六

# 春秋卷第二十七

## 左氏傳

哀公下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射小邾大夫此句繹地名十六年皆至魯史之文

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之以繫於經丘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



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也成濟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

于舒州

簡公悼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

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恒心不諸御鞅言於

公鞅齊大夫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弗

聽子我夕夕我闕止陳逆殺人逢之陳逆陳

遂執以入至執逆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

備酒肉焉使陳逆詐病因內潘沐并饗守囚

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于陳宗失陳

其為患初陳豹欲為子我臣豹陳使公孫言

已公孫齊大夫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既終曰有

陳豹者長而上僂僂肩背望視目望事君子必

得志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詐恐多故緩以

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

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



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

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

先必禍子彼謂子行舍於公宮陳逆隱夏五

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

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芒子子我在幄出

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侍人禦之侍人

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

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

將除害也言將為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

將出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

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言子

出我必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大門

殺子也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于奔中適豐

丘奔中狹路豐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

齊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陳逆請而

免之以公命取車于道子方取及彫衆知而

東之彫地名知其出雍門齊城陳豹與之車

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

我而有私于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

奔衛賈即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



從鞅之言 不及此 庚戌叔還卒 五月

庚申朔日有食之 陳宗豎

出奔楚 宋向魋入于曹以

叛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 請享焉而將討之 未及魋先謀

公請以鞶易薄 公曰不可薄宗邑 也 乃益鞶七邑而請享公焉 以日

中為期家備盡往 公知之告皇野曰余

長魋也 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

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

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 請以君命

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

既食又奏 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

告曰逢澤有介麋焉 迹人主迹禽獸者逢澤

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 皇野

命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 君欲速故以

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 向



懼不起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公曰所難子者

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難及子對曰魋之不

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符瑞

節以命其徒攻桓氏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

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

告桓司馬子頎桓魋弟司馬欲入入攻子車

止之車亦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

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 莒

# 子狂卒 ○ 六月宋向魋自曹

# 出奔衛宋向巢來奔

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

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不能

亦入于曹取質子不能得大夫故劫曹人魋曰

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

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

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

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

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

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魋弟珪守邑符信



向魍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備大夫求夏后

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

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示不與吳人

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

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

興阮氏魯人丘與魯地錄其卒葬愍賢者失所齊人弑其

君壬于舒州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又本

作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

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

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

孫孔子辭辭不告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

後也故不敢不言

###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初孟

孺子洩將圍馬於成圍畜養也成宰公孫宿不受

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圍馬焉病謂民貧困孺子怒

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及成有司使句孺子鞭

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



免哭于衢聽共弗

許請聽命共使懼不歸

冬陳宗豎自楚

復入于陳陳人殺之○陳轅

買出奔楚○有星孛所不言失饑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五

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

克遂城輸武伯孺子洩也

夏五月齊

高無平出奔北燕○鄭伯伐

宋○夏楚子西子期伐具及桐汭名桐水陳

將以尸入僉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既吳子使大

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

大夫之尸廩然傾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

上介芋尹蓋對蓋陳大夫曰寡君聞楚為不

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吊君

之下吏備猶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隊



絕世于良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供一日

遷次一日便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

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

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

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遭所聘

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

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

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

虐士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

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

之過也吳

秋八月大雩○晉趙

人內之

鞅帥師伐衛○冬晉侯伐鄭

○及齊平

秋齊陳瓘如楚瓘陳桓之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

氏為斧斤既斷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

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

不亦可乎何必惡焉仲由事孔子子玉曰然

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弟成子也冬及齊平子服



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公孫成宿曰

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為子役

其有不貳乎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子周公之孫也多

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

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景使

伯子贛就館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

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

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在定八年齊為衛故伐

晉冠氏喪車五百在定九年因與衛地自濟以西

徯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兩致之吳人

加敵邑以亂在八年齊因其病取讎與闡寡君

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

也成子病之乃歸成以成歸魯公孫

宿以其兵甲入于羸羸齊邑也衛公孟

### 驅出奔齊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

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



輒來奔二月衛子還成出奔

宋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伯曠姊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率通

於內通伯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

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冕軒

死大夫車服三與之盟為請於伯姬良夫為閏

月良夫與大子入即前年閏月舍於孔氏之

外圍昏二人蒙衣而乘二人為婦人服也寺

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藥寧問之稱姻妾

以告自稱昏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

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殺從之介被甲與

迫孔悝於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藥寧將飲

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為台獲

駕乘車名獲衛大夫駕行爵食炙孔穎達曰

辭義不允若倒此一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

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曰門已閉矣

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

不踐其難不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

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



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  
 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  
 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已必繼孔且曰大子  
 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孔叔即大子聞之  
 懼下石乞孟釐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  
 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  
 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蒯聵  
 害故政欲盡去之故政者先謂司徒瞞成  
 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十六年春瞞

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鄆武子告于周武

衛大夫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毋逋竄于晉晉

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河上天誘

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

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

父余嘉乃成世繼父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

之休弗敬弗

休悔其可追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誅之誅謚曰旻天不

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  
乙丑無己丑巳丑五月十二日必誤



吊不慙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

慙且也屏蔽也

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律法也言喪尼

自為法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

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

一人非名也天子稱君兩失之

○ 侯飲孔

惺酒於平陽

平陽地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

而送之夜半而遣之

夜遣者慙負孔及西門平陽使貳車反

於平陽而行

載其母及西門平陽使貳車反

禘於西圃

使副車還取廟所在子伯季子初為

西圃孔氏廟所在子伯季子初為

孔氏臣新登于公

升為大夫請追之遇載禘者殺

而乘其車許公為及禘

孔惺怪載禘者久不

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

言必勝也

季子必使先射

必使子伯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

射之殪或以其車從

從公楚大子建之

得禘於橐中孔惺出奔宋

○ 遇讒也自城

父奔宋

在昭十年又辟華氏之亂於鄭

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

為求還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木請

行而期焉

請行襲鄭之子木暴虐於其私邑



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

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

詐而亂無乃害乎葉公子高沈諸梁也子西曰吾聞勝

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

公曰周仁之謂信也周親率義之謂勇吾聞勝

也好復言必行所言不顧道理而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謀

復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

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白楚邑請伐鄭子西曰

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制不然吾不忘也他

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

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比子西於鄭人勝自

厲劔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

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子期

子西親兄弟故欲并殺之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

翼而長之楚國第用士之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

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

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不成人子西不悅勝謂石乞石乞勝之

徒曰王與二卿士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

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

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



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劔不動其技劔指

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

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慎楚邑請以戰備

獻與吳戰所得鎧仗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

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

死慙於葉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

終抉豫章以殺入而後死豫章大木石乞曰焚庫

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

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

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

在蔡蔡遷州來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

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

離所求無饜則不安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

入管脩楚賢大夫齊管仲白公欲以子閭為

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

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

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

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為

尹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公陽大

夫昭夫人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



不胥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胥乃胥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胥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歲年穀也日日以幾冀君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民也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也旌表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胥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西子期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匿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

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

謂白公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

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

顛黃氏顛音憂顛黃吳地燕勝弟沈諸梁蕪二事二事尹司馬

國寧乃使寧為令尹寧子使衛侯占夢

寬為司馬寬子而老於葉嬖人占夢

見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不得與卜人比

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

夢而乃逐大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

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輒皆將去良



夫代執火者而言將密謀屏左右曰疾與亡君皆君

之子也疾大子疾亡台之而擇材焉可也名

若不材器可得也輒其身因得其器豎告大子

大子使五人輿緘從已劫公而強盟之求必立已

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

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籍圃新造幄幕於籍田以虎獸

為飾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始求有美名者始食以落其

成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紫衣君服至袒裘不釋劍而食食而熱故偏袒

亦不敬大子使率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

紫衣袒○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

水而陳笠澤吳地越子為左右句卒句卒鉤伍相

屯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

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

亂遂敗之○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

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

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恐晉君謂志父教使不來衛侯辭

以難大子又使椽之椽與詒通夏六月趙鞅圍

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國觀之子得晉人之致師



者子玉使服而見之

釋曰服服其本服

曰國子實執

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

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楚

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積也楚既寧

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

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

馬以伐陳其可使也言此二人嘗相子高曰

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右領左史皆楚賤官子穀曰

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楚武王是以克

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

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于汝

開封北

至汝水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

諂又作怡令尹有憾於陳十五年子西伐吳天若

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舍右領左史

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

也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尹子西使帥師取

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

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放卜子良以為令

尹放卜不斥言所卜以沈尹朱曰吉過於其

志也志望也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過相將為



也王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子國寧也○衛侯

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彼

髮北面而諫曰登此昆吾之虛絲絲生之瓜

良夫言已有以小成大之功余為渾良夫叫

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筮史曰不害

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懼難以實對衛侯貞卜

正卜夢其繇曰如魚窺尾窺音賴赤也衡流

而方羊衡音橫流方羊不能裔焉大國滅

之將亡劉炫以裔焉大國將見滅而亡言闔門塞

竇乃自後踰此皆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

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

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

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辟蒯

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州問之以告公曰

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翦壞其公使匠

久公欲逐石圃石圃衛子未及而難作辛巳

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

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

從公青疾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已氏

戎人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



以為呂姜鬣呂姜莊公夫人鬣髮也既入焉而示之璧

曰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

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

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起靈子執

般師以歸舍諸潞○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

弟平公教也蒙齊地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

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

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禮小國尸盟季羔曰鄆衍

之役吳公子姑曹季羔高柴也鄆衍在七年吳為盟主不知盟禮使其

之臣執穀陽之役衛石魋穀陽鄭也在十二年石魋石曼姑子武

伯曰然則彘也彘武伯名魯是小國故武伯自以為可執○宋皇

瑗之子麋右瑗宋師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鄆般

邑以與之鄆音攙鄆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

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

公問諸子仲子仲野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

我為子姒子仲妻麋曰必立伯也伯非我兄是

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

麋也言右師老不能為亂麋則不可知公執之麋執皇瑗奔晉

召之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



使皇綏為右師從子瑗○巴人伐楚圍鄆鄆楚邑

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為子國未

時卜為右司馬觀瞻楚故命之右司馬及巴

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

行請承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柏舉

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三月楚公孫寧吳由

子遂固敗巴師于鄆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

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

龜今虞書大禹謨官占卜其是之謂乎志曰

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夏衛石圃逐

其君起起奔齊齊所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

圃而復石矍與大叔遺皆蒯曠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使○夏

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冥

地○秋楚沈諸梁伐東夷報三夷男女及楚

師盟于敖從越之夷三○冬叔青如京師敬

王崩故也叔青叔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

謀伐晉十五年鄭人辭諸侯秋師還○吳公

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



艾邑吳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

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十一

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

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

乃有故乎楚隆襄子家臣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

吳王有質先主簡子質盟信也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

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嗣子襄子自謂欲敵越救吳非晉

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

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嘗試也乃

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

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

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

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

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

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

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

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筥使問

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

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

為兩反笑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史黯即史墨嘗云不及四十年吳當



王感其言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

王曰宜哉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欲霸中國○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

事在十七年顧齊地因歌之曰魯人之臯數年不覺使

我高蹈臯緩也高蹈猶遠行言齊侯稽首而

為此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魯二國齊邾也言

齊稽首令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

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息閭丘羣臣

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

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舟道齊地辭曰敢勤僕

人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

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冬

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甬東越地

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以其尸歸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

季康子使舟有帛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

事使肥與有職競焉肥康子名是以不得助

執紼使求從輿人求舟名曰以肥之得備彌甥



也彌遠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

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稱副也○夏六月晉

荀瑶伐齊荀瑶者驟之子高無平帥師御之知

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

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

晉大夫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

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

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

何必卜壬辰戰于犁丘犁丘隰也齊師敗績知伯

親禽顏庚顏庚齊大夫○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

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

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僖二十六年宣叔以

晉師伐齊取汶陽在成二年寡君欲徼福於周公

願乞靈于臧氏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臧石帥師會

之取廩丘臧石廩之子軍吏令繕將進晉軍吏也繕治戰備

萊章曰君卑政暴萊章齊大夫往歲克敵禽類今

又勝都取廩丘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甕言也

甕音衛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饋臧石牛大史

謝之晉大夫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



謝之○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

子何何亦無道何大子○公子荆之母嬖哀荆

子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宗人對

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

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

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齊

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

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大子國人始惡之○閏

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郟適郟越王大將妻公

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

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嚭故吳臣也季孫恐公因越討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

侯為靈臺于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

子韞而登席聲子褚師比也公怒辭曰臣有

疾異於人足有若見之君將殺之殺音壑是

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共辭不可褚師出

公戟其手屈肘如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

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

氏邑南氏子南之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



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文懿子公要初衛人翦夏

丁氏即夏戊事在十一年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彭封彌子

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

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為從孫甥

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

三匠父公使優狡盟奉彌優狡併優也奉彌衛大夫使併優盟

之欲取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

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奉彌以作亂

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斤工匠所執使奉彌入于公

宮而自天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鄆子士請禦

之鄆子士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

言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先君崩賸

奔故為戎州所殺欲令早去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及當

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

蒲近晉邑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鄆鄆齊晉界上邑彌曰

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泲泲近魯邑彌曰魯不足與

請適城鉏城鉏近宋邑以鉤越越有君宋南近越

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

乃載寶以歸詐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

公為支離之卒支離陳名因祝史揮以侵衛祝史



衛人病之懿子知之內知揮為見子之請逐揮

文子即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

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

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

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再宿五日乃

館諸外里外里公所在遂有寵使如越請師○六

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魯南

郭重僕為公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

惡郭重曰何肥也其貌季孫曰請飲疑也飲

二子多惡言欲使公盡觀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祝上

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

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行公曰

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飲酒不樂

公與大夫始有惡為二十七年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后

庸宋樂蔑納衛侯舒武叔之子文子臯如后

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懷而虐少待之必毒

於民乃睦於子矣民畏君虐師侵外州大獲

越師納輒出禦之大敗衛師掘褚師定子之

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定子褚師比之文子使



王孫齊私於臯如齊衛大夫王孫也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申重也開重門嚴守公不備以恐公使不敢入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悼公蒯賾庶弟公黜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司徒也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期姊也怒期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

衆取之期以衆脅公而取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遂卒于越傳終之言○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官周元公孫子高也得昭公也啓得弟未自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皇懷非我從昆弟靈不緩為左師不緩子靈樂茂為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朱鉏樂之六卿三族降聽政也三族皇靈樂也降和同也因大尹以達大尹大尹近官有寵者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敵乎言勢重而無德以為基必敗也



冬十月公游于空澤空澤宋邑辛巳卒于連中連中

館名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

沃宮奉公尸也空桐宋地沃宮宋都內宮名使召六子曰聞下

有師君請六子畫下國將有師旅請畫計策六子至以甲

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

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

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蒍使宣言于

國曰大尹感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

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

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已為烏

而集於其上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

夢美必立桐門北門大尹謀曰我不在盟少寢盟

命盟六卿大尹不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復與六卿為

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孟唐孟地名將盟之祝襄

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子潞樂茂門尹

得樂得左師靈不謀曰民與我逐之乎言宋民與我親

睦何不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感蠱其

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

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戴氏即樂氏與

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惡其踰令與君無別戴氏皇



氏欲伐公公謂啓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  
 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施罪于大尹  
 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盟曰三  
 族共政無相害也○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  
 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  
 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在僖二十八年  
 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  
 孫於齊在襄十四年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  
 入今君再在孫矣謂十五年孫魯今又孫宋內不聞獻之  
 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

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  
 主而國於何有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

于駘上欲使魯還邾田二月盟于平陽魯有南西

二平陽此西平陽也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康子病之

取從蠻夷盟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

伯曰然何不台曰固將台之文子曰他日請

念言季孫不能用子贛臨難而思○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

公吊焉降禮賤過自○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

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弘駟齊師將與陳成



子屬孤子三日朝使屬會死事者之子設乘車

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名顏涿聚之

子晉顏涿聚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

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

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

留舒齊地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

之字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即桓

成子衣製杖戈製兩衣也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

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

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

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衷善也

而討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

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

乎中行文子告成子荀寅時曰有自晉師告

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

也厭同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

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成

疑其有為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

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謀一事則當

後入而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公



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

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

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問已可得

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

有陘氏即有山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

孫有山氏施也○悼之四年晉荀瑶帥師圍

鄭悼公哀公子寧也哀公悼魯人立悼公未至鄭駟弘曰知伯

懷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早服則可乃先

保南里以待之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

扶之門鄭人俘鄆魁壘鄆魁壘晉士賂之以知政

欲使反為鄭閉其口而死將門攻鄭門知伯謂

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言知伯曰

惡而無勇何以為子惡猶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

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

伯貪而懷故韓魏反而喪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 春秋卷第二十七

奉

教摠裁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原任 奎章閣提學

臣 蔡濟恭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原任 奎章閣直提

學 臣 李秉模

編校

奎章閣舊選講製文臣嘉善大夫行承政院



左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同知義禁府春

秋館事臣 李書九

折衝將軍行龍驤衛副護軍臣 成大中

察校

奎章閣舊選講製文臣 通政大夫承政院右

副承旨知製 教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

館修撰官臣 李翼晉

奎章閣舊選講製文臣 通政大夫承政院同

副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

臣 尹光顏

奎章閣舊選講製文臣 通政大夫司諫院大

司諫臣 李相璜

奎章閣舊選講製文臣 通政大夫谷山都護

府使黃州鎮管兵馬同僉節制使臣 丁若

鏞

繕寫

嘉義大夫戶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

都摠府副摠管臣 曹允亨

監印

嘉善大夫行承政院右承旨兼 經筵參贊



官春秋館修撰官 奎章閣直提學知製

教臣李晚秀

通政大夫承政院左副承旨兼 經筵參贊

官春秋館修撰官原任 奎章閣直閣知

製臣教臣金祖淳

奎章閣舊選講製文臣嘉善大夫禮曹參判

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臣

李集斗

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

都摠府副摠管臣韓晚裕

奎章閣講製文臣朝奉大夫弘文館副校理

兼 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知製

教南學教授文臣兼宣 傳官臣金近淳

奎章閣講製文臣通訓大夫司憲府掌令臣

申絢

奎章閣講製文臣啓功郎權知承文院副正

字臣曹錫中

奎章閣講製文臣秉節校尉忠武衛副司正

臣洪奭周

奎章閣講製文臣通善郎權知承文院副正



字臣黃基天

宣略將軍行忠武衛副司果 奎章閣檢書

官臣成海應

太宗癸未置鑄字所以詩書左傳注疏為字  
 本鑄十萬字 世宗甲寅以孝順事實為善  
 陰隲等書為本鑄二十萬字我 聖上在春  
 邸命宮僚校正甲寅字鑄十五萬字藏于芸  
 閣元年丁酉命關西道臣加鑄十五萬字藏  
 于內閣十八年甲寅移藏內外閣銅字於昌  
 慶宮之舊弘文館追述 太宗朝故事名之  
 曰鑄字所前後印書輒用是字 睿定則易  
 學啟蒙集箋三經四書正文續綱目也 御  
 定則八子百選朱書百選史記英選陸奏約



選也重印則三經四書大全通鑑節要十九  
史略也命編則明義錄國朝寶鑑鄉禮合編  
也二十年丙辰命內閣倣通鑑綱目思政殿  
訓義例編定春秋左氏傳丁巳秋以丁酉字  
印進而經文大字前叅判曹允亨仁川府使  
黃運祚承命書之各為一本工既訖一本藏  
于完營以壽其傳



